

当她手中掌握最极致、可随心所欲改变现实的强大力量时，放弃，竟是她唯一的选项。



三部曲之二 | 升华之井(上)

THE WELL OF ASCENSION



迷雾之子

MISTBORN

[美] 布兰登·桑德森 著

丁剑 译 李天奇 译审

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迷雾之子 MISTBORN



三部曲之二 | 升华之井 (上)
THE WELL OF ASCENSION

[美] 布兰登·桑德森 著
丁剑 译 李天奇 译审

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致菲利普斯·考尔

也许她永远不能理解我的奇幻作品

然而她对我生活的教导

远比她认为的要多

正是因为她，我才踏上写作之路

谢谢，外婆！

序

致
简
体
中
文
版
读
者

即将首次阅读我的作品的中国读者们，我要对你们表达格外热烈的欢迎。谢谢你们选中了我的书，愿你们享受在字里行间发现的一切。等了这么久，我的书终于在中国出版了，这让我非常激动。我曾在亚洲地区生活过两年，中国源远流长的神话与文明为我的写作提供了不少灵感。

我写的书被归类为奇幻。奇幻是我热爱的题材，我已在其中深陷多年。但在我看来，有太多的人只根据简单的类别定位就对书籍作出草率的评判。在我的书中，我不仅营造神奇而令人惊异的气氛，也描绘人类自身所处的状况，竭尽全力将幻想和真实融为一体。对我来说，只有作为科学分支的魔法才最为有趣——只是这门科学并不存在于我们的世界。

在我接触过的中国民间传说和电影中，我也看到了类似的东西。精彩神奇的情节永远掩盖不了角色命运的意义——那才是故事的核心所在。

衷心感谢你们抽出时间阅读我的作品。希望你们能在这些书页中找到具有深度、值得去爱的事物，发现美好、有趣，但同时又令人深思的东西。

布兰登·桑德森



目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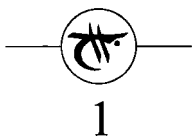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部	幸存者的继承人	1
第二部	迷雾里的幽灵	111
第三部	王者	309
第四部	刀子	445
第五部	雪和灰	579
第六部	钢铁上的词句	677
尾声		718
专用名词及人物介绍		725
万语幻想文学社召集令		737

第一部



幸存者的继承人

我把这些话写在金属上，因为任何没有镌刻在金属上的东西都是不可信的。



那支军队像乌云一样从地平线上冒了出来。

国王伊兰德·樊乔一动不动地站在卢萨岱尔的城墙上，面向敌军。在他身旁，大片的尘埃正纷纷扬扬地飘落。不是炭烧透时常见的灰白色，而是一种更深、更刺眼的黑色。近来，灰山的活动特别频繁。

伊兰德感到尘埃落在脸上和衣服上，但他没有理会。远处，血红的太阳即将落山，夕阳为那些欲从伊兰德手里夺走王国的敌军抹上了一层余晖。

“有多少？”伊兰德轻声问。

“五万，我觉得。”汉姆说，他靠着护墙，肌肉发达的双臂交叠着撑在石头上。和城里一样，城墙也被多年的尘埃染成了黑色。

“五万士兵……”伊兰德无力地说道。虽然他大力招募士兵，他手下的兵力才不过两万，而且都只是受训不足一年的农民。甚至维持这样一支数量不大的军队也已让他不堪重负了。要是他们能找到御主大帝的天金，也许情况就会不同。可事实上，伊兰德统治的王国正遭受着严重的经济危机。

“你怎么看？”伊兰德问。

“我不知道，伊尔，”汉姆回答道，“在我们中间，凯尔西才是最有见地的一个。”

“但是你也帮他制定了一些计划，”伊兰德说，“你和其他那些人，你们是他的团队，是制定出推翻帝国的战略并最终实现它的人。”

汉姆没有说话，伊兰德知道汉姆在想什么。凯尔西是一切的核心。他是组织者，是他召集会议讨论，而后又将讨论内容转化为切实行动。他是领袖，是天才。

然而，他在一年前死了。在他死去的同一天，人民作为他秘密计划的部分，揭竿而起，推翻了他们的神圣君王。伊兰德在接踵而来的混乱中登上了王座。而现在，他也许会失去凯尔西及其团队呕心沥血所取得的一切，这种可能性似乎越来越大了。夺去这一切的或许是个比御主大帝更坏的暴君，一个卑鄙、阴险却有着“贵族”外表的恶棍。那个人已经带领军队逼近了卢萨岱尔。

那人就是伊兰德的父亲，斯特拉夫·樊乔。

“有可能……劝他不进攻吗？”汉姆问。

“很可能，”伊兰德迟疑地说，“假如议会不同意移交这座城市。”

“他们不同意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说真的。恐怕他们会同意的。军队把他们吓坏了，汉姆。”而且还会以一个很好的理由，他心想，“不管怎么样，我为两天后的会议准备了一份提案，我要极力劝他们不要匆忙作决定。道克森今天回来了，是吗？”

汉姆点点头。“正好赶在敌人前面。”

“我们要召开团队会议，”伊兰德说，“看能不能找到一个摆脱困境的办法。”

“我们还是很缺人手，”汉姆摸着下巴说，“‘幽灵’下周也回不来，布里兹的去向恐怕只有御主大帝才清楚，我们有几个月没有他的消息了。”

伊兰德叹了口气，摇着头说：“我的心很乱，汉姆。”他转过身，再次面对着一片灰茫茫的景象。随着暮色来临，军队燃起了营火，迷雾很快就要出现了。

我要回宫准备一下那个提案，伊兰德想。

“纹跑哪儿去了？”汉姆转向伊兰德，问道。

伊兰德停下脚步。“你知道的，”他说，“我也不清楚。”

纹悄悄落在潮湿的鹅卵石上，看着迷雾在身边慢慢形成。天一黑，雾气就冒了出来，像一团团透明的藤蔓，弯弯曲曲地纠缠着。

卢萨岱尔城悄无声息。即使是现在，距离御主大帝一命呜呼、伊兰德的新自由政府成立已有一年，平民晚上还是待在家里。他们畏惧迷雾，这种传统的恐惧比御主大帝的律令在人心里的影响还要深刻。

纹警觉地潜行着。她体内和往常一样燃烧着锡和白蜡。锡能够强化她的感官，让她能轻而易举地在夜间视物；白蜡使她身体强健，脚步轻灵。这两种金属，再加上能够使其他燃烧青铜的人无法发现她在使用熔金术的黄铜，是她几乎时刻保持燃烧的金属。

有人说她有妄想症，她觉得这是有备无患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个习惯在不少场合救过她的命。

她在一个不起眼的街角停下来，朝外面看了看。她永远也不能真正理解自己是怎么燃烧金属的，不过她觉得自己天生就懂这个，甚至在正式接受凯尔西训练之前，她就在本能地使用熔金术了。她不像伊兰德，她不需要对一切事物都有逻辑的解释。对她而言，只要在吞下少许金属的时候，能够利用这些金属的力量就足够了。

她重视力量，因为她清楚自己缺乏力量。就是现在，她也并不是那种能被人视为战士的人。瘦小的体形，五尺的身高，褐色的头发和苍白的皮肤，她知道看起来弱不禁风。她不再是童年时期在街头生活时营养不良的样子，但也不是任何人看了会心生畏惧的人物。

她喜欢力量。力量赋予她一种优势，她需要任何可能得到的优势。

她也喜欢夜晚。白天，卢萨岱尔城再大，内部也会显得狭窄而局促，而到了晚上，迷雾就会像厚厚的云层一样降临。雾气湿润一切，软化一切，遮蔽一切。巨大的塔楼变成云雾缭绕的山峰，拥挤的平民小屋溶化在雾霭中，就像一堆杂货铺处理的廉价商品。

纹蹲在房屋旁，依然监视着那个十字路口。她小心地燃烧钢——她先前吞下的另一种金属。瞬间，一簇透明的蓝线从她身上延伸出来。只有她的眼睛才能看到，那些线从她胸部延伸向附近的金属源，一切金属，不管什么种类。有些线条连着青铜门闩，另外一些则指向木板上的粗钉子。线条的粗细和金属大小成正比。

纹静候着，没有一根线移动。燃烧钢是分辨附近是否有人活动的好方法，如果他们身上有金属，就会拉动蓝色的指示线。当然，那不是钢的主要用途。纹把手伸进腰包，小心翼翼地布套里取出一枚铸币。和其他金属物体一样，那枚铸币也有一根蓝线连到纹的胸部。

她把那枚铸币抛到空中，用意念牵引着它的线，然后燃烧钢，推动铸币。铸币被射向空中，被推动着穿过迷雾，最后，“叮”的一声落在街道中间。

迷雾继续翻滚着，即使对纹来说，它们也是厚重而神秘的，比普通的雾要浓，而且不像其他天气现象那样多变，夜间出现的迷雾是永恒的。雾气翻滚，在她身侧流动。她的眼睛能够穿透迷雾，锡使她的目光更敏锐，夜晚在她看来比常人更亮，迷雾也没那么浓厚。当然，它们本身并没有改变。

一个影子进了广场，显然是听到了她先前推进广场的铸币发出的信号。纹往前凑了凑，认出是坎德拉兽奥索尔。这次它用的是和一年前扮演雷诺克斯领主时不同的身体。现在，这个秃顶、没有明显特征的身躯，纹已经熟悉了。

奥索尔和她碰面了。“你找到要找的东西了吗，主人？”它问道，声音很恭敬，但不知为何不太友善，和往常一样。

纹摇摇头，环顾了一下黑暗的四周。“可能我错了，”她说，“我可能没被跟踪。”承认这个让她有点伤心。她一直盼着和跟踪者一较高下。她还是不知道他是谁。头天晚上，她误认为他是个刺客。也许她的预感是对的，然而看他的表现，似乎他对伊兰德的兴趣不大，和对自己的关注不可同日而语。

“我们该回去了，”纹决定道，站起身，“伊兰德还不知道我在哪里。”

奥索尔点点头。就在这时，一团铸币射穿迷雾，朝纹打了过来。

我开始怀疑我是最后一个心智健全的人。难道其他人都明白吗，他们等待他们英雄的到来等得太久了，那个特里斯预言里提到的人？他们草率地得出了结论，认为每个故事和传奇都适用于这个人。



2

纹的反应很快，一跳躲开了。她以不可思议的速度移动，流苏斗篷在潮湿的鹅卵石上卷起一阵旋风。铸币打在她身后的地上，迸起片片石屑，然后纷纷弹开，在迷雾里拉出一道道纷乱痕迹。

“奥索尔，快走！”她叫道，它已经朝着附近的小巷逃去。

纹伏低身子，双手撑在冰冷的石头上，金属在她胃里燃烧起来。她燃烧青铜，观察着身上浮现出的透明蓝线，紧张地等待着……

另一批铸币从迷雾里朝她射来，每个铸币都连着一根蓝线。纹爆燃钢，反推铸币，使它们偏离方向射进黑暗里。

夜又安静下来。

就卢萨岱尔而言，她附近的这条街道很宽敞，但两边的居民住宅都造得很高。雾气懒洋洋地翻滚着，把街道尽头掩盖得严严实实。

八个人出现在迷雾中，逼了过来。纹笑了，她是对的：有人在跟踪她。但跟踪者不是这些人。他们不如他严谨而优雅，也没有他的力量感。这些人要直接得多。他们是刺客。

这就说得通了。要是她领着军队攻打卢萨岱尔，首先要做的事也是派一队熔金术师来刺杀伊兰德。

纹的肋部突然感到压力，她咒骂一声，身体失去了平衡，她的腰包被扯离了腰部。她松开绳子，放手让敌人的熔金术师推开了腰包。杀手里至少有一个掷币者——有燃烧钢来推动金属的能力的迷雾行者。事实上，杀手中的两个人都拖着指向他们铸币口袋的蓝色线条。纹考虑着要对他们还以颜色，把他们的腰包推开，但她犹豫了一下，也许她还需要那些铸币。

没有自己的铸币作武器，她就不能从远处攻击。不过，如果对方是个训练有素的小组，远程攻击就失去了意义——他们的掷币者和牵拉师对此早有准备。逃走也不行。这些人的目标肯定不止她一个人，如果她逃走了，他们会继续寻找他们的真正目标。

没有人会为了杀保镖而派出杀手。杀手刺杀的是重要人物，是伊兰德·樊乔，掌握中央辖区的人，她爱的那个人。

纹爆燃白蜡，身体紧绷起来，表情警觉、充满威慑力。她看着那些渐渐逼近的人，心想：四个蛮力士打前阵。

这些燃烧白蜡的家伙都强壮无比，对肉体伤害有惊人的抵抗力。危险慢慢地迫近。那个手持木盾的人应该是牵拉师。

她向前佯攻，使逼近的蛮力士后退了一步。八个迷雾行者对一个迷雾之子，胜算很大，只要他们足够小心。两个掷币者朝街道两侧移动，形成了夹击阵势。最后一人纹丝不动地站在牵拉师身边，这一定是个烟幕手，他的作用在战斗中相对次要些，只是使己方不能被敌人的熔金术师察觉到。

八个迷雾行者。凯尔西能够应付，他曾杀过一个审判官。但她不是凯尔西，眼前的形势实在是吉凶未卜。

纹深吸一口气，要是有多余的天金就好了。她燃烧铁，拉起旁边的一枚铸币——刚才射向她的铸币中的一枚。她抓住这枚铸币，扔到脚下，然后跳起来，装作通过推铸币使自己弹向空中。

但是掷币者之一推开了这枚铸币。由于熔金术只能让人垂直地推或拉金属，这就使纹失去了合适的锚点。如果继续推铸币，她就得跳往人行道的方向。

她落回了地面。

让他们以为困住我了，她蹲在街道中间想。

逼过来的蛮力士显得更有信心了。

哈，纹心想，我知道你们怎么想——这就是杀死御主大帝的那个迷雾之子？这个骨瘦如柴的人？这怎么可能？

我自己也同样怀疑，她想。

第一个蛮力士弯腰发动了攻击。纹闪了一下，躲过蛮力士的手杖。出鞘的黑曜石匕首光芒一闪，在他的大腿上拉了一刀，鲜血在黑暗中喷涌而出。

那人的惨叫打破了夜晚的宁静。

刺客们咒骂着。蛮力士的搭档攻向她，出棍如风，肌肉里充满了白蜡的力量。他的手杖擦过她斗篷的流苏，她被迫在地上一滚，进入了第三个蛮力士的攻击范围。

一大片铸币朝她飞来。纹用力推挡，但那个掷币者没有放松。压力持续着，纹的力量冲击着对方的力量。

推拉金属全靠体重。就这样，铸币在两人之间，纹的体重撞击着刺客的体重，两人都被撞得倒退。纹跳出了蛮力士的攻击范围，那个掷币者跌倒在地上。

骤雨似的铸币从另一边袭来。纹的身体尚未落地就爆燃钢，给自己增加另一种能力。蓝色的指示线乱成一团，不过她不需要区分开所有的铸币并把它们全部推开。

这个掷币者一觉察到纹的手法，就掷出了所有的铸币。致命的金属片飞入了迷雾。

纹的肩部撞在鹅卵石地上。她在地上滚动着，爆燃白蜡保持身体的平衡，然后翻身站了起来。与此同时，她燃烧铁，用力拉那些正在远去的铸币。

这些铸币朝她飞过来。等它们一靠近，纹就跳到旁边，把它们朝正在靠近的蛮力士推去。于是牵拉师只得让这些铸币突然改变方向，穿过迷雾朝自己飞去。他是不能把铸币推开的，和所有的迷雾行者一样，他只有一种熔金术能力，他只能用铁拉。

为了保护蛮力士，他竖起盾牌。当铸币击中盾牌，弹到一旁时，冲击力使他叫出了声。

纹已经再次行动起来了。她径直跑向左边那个跌倒在地、无人掩护的掷币者。那人惊叫起来，另一个掷币者试图拖住纹，不过他太慢了。

那个掷币者死于刺中胸口的一把匕首。他不是蛮力士，不能通过燃烧白蜡强化身体。纹从他胸口拔出匕首，然后扯下了他的腰包。他的喉咙里发出咯咯的响声，倒在了石头上。

一个，纹想。

她旋转身体，把汗水从眉毛上甩落。现在她面对的是七个人。他们也许希望她逃走。正相反，她开始了进攻。

当她快接近蛮力士时，她跳了起来，然后抛下从垂死者身上拿到的腰包。另一个掷币者大叫一声，猛地推开了腰包。不过，纹借助从铸币上得到的一些推力，使自己从三个蛮力士头顶上跳了过去。

他们中受了伤的那个，聪明地留在后面保护掷币者。纹一落地，他就抡起手杖砸了过来。纹闪过他的第一次攻击，举起匕首，正要反击，一条蓝线突然跳进了她的视线。快！纹迅速作出了反应，扭身推动一扇门的门闩，把自己抛向路边。她侧身撞在地上，然后用胳膊把自己撑了起来，由于迷雾濡湿，她脚底一滑。

一枚铸币打在她身后的地上，被鹅卵石弹起来，太远了，根本不足以打到她。看起来，这枚铸币似乎瞄准的是剩下的那个掷币者。他可能是被迫把这枚铸币推开的。

对他发动攻击的是谁呢？

奥索尔？纹感到有些奇怪。不过，这样想太愚蠢了。坎德拉兽族是没有熔金术师的。此外，它也不会主动行动。奥索尔只做那些被明确告知的事情。

那个掷币者看起来也同样迷惑。纹爆燃锡，抬头一看，这才看到一个男子站在附近建筑的房顶上，一个深色的轮廓。他丝毫没有躲避的意思。

是他，那个跟踪者。

他站在栖身处，当那些蛮力士朝纹冲过去时，没有进一步干涉。三根手杖立即冲着纹飞舞过来，纹咒骂一声，弯腰躲过一根，闪身躲过了第二根，然后把匕首刺进了拿着第三根手杖的人的胸膛。他踉跄着退了几步，但是没有倒下，白蜡使他得以站立。

为什么跟踪者会插手？纹在跳开时想，为什么他要向明显可以推开铸币的掷币者射出一枚铸币？

这一走神差点使她送了命。一个没注意到的蛮力士从侧面对她发起了攻击。是那个被她割伤腿的人。纹及时察觉，躲开了他的一击。不过，这使她又陷入了另外三个人的包围。

三个人同时抡起手杖向她砸过来。

她百忙中避开了两个人的攻击，但还是被一个人击中了肋部。猛烈的击打把她抛向街道的另一边，她的身体撞在一家商店的木门上。她听到断裂声——门发出来的，幸好不是她的骨头，最后她沉重地倒在地上，匕首丢掉了。要是正常人早就没命了。不过，她那白蜡强化的身体要结实得多。

她深吸一口气，用力站了起来，接着燃烧锡。锡强化她的感觉，也包括痛觉，但突然而至的冲击使她的头脑保持清醒。肋部被击中的地方疼得厉害，但她不能停，而且一个蛮力士已经冲过来，正抡着手杖朝她当头砸下。

纹爆燃白蜡，弯着腰用双手抓住了手杖。她大吼一声，抽回左手，一拳击在手杖上，把那根上好的硬木手杖砸成了两段。那个蛮力士吓了一跳，纹抡起手中的半截手杖砸中了他的双眼。

尽管他晕头转向，却没倒下。她想：不能跟蛮力士斗，我必须持续移动。

她顾不上浑身的疼痛，朝旁边冲去。蛮力士们想跟上她，但她身子轻，又瘦，更重要的是，比他们快得多。她跟他们兜着圈子，朝掷币者、烟幕手和牵拉师的方向靠近。受伤的蛮力士再次退回来保护这些人。

纹一接近，掷币者就向她掷出了两把铸币。纹推开这些铸币，然后用力拉那人腰包里的铸币。

袋子是用一根短绳系在腰上的，掷币者哼哼着，被纹扯得收不住脚。那个

蛮力士抓住他帮他稳住了身子。

因为她的锚点无法移动，纹反而被锚点拖了过去。她爆燃铁，整个身体腾空而起，挥起一只拳头。掷币者惊叫着，想把腰包的绳子解开。

太晚了。纹的身体被拉动着，一拳击中了他的面颊，他的头甩向一旁，脖子发出“咔吧”一声。纹落地时，用肘撞在那名惊呆的蛮力士脸上，把他撞退，接着她獠身而上，重重地在他脖子上来了一下。

两个人都没爬起来。解决掉三个了。被抛开的钱袋落在地上，破了，上百枚闪亮的铜币滚落在纹旁边的鹅卵石上。她没理会肘上一抽一抽的疼痛，转身面对牵拉师，牵拉师手持盾牌站着，一脸诡异的泰然自若。

身后传来“啪”的一声。纹尖叫起来，她被锡强化的听力对骤然出现的声音反应过头了。脑袋被声音震得发疼，她举手捂住双耳。她忘记了那个烟幕手，那个人双手各执一根木棍，木棍碰到一起时发出刺耳的声音。

移动伴随着反应，行动伴随着结果，这就是炼金术的本质。锡使她的眼睛看穿迷雾，使她面对刺客时占据优势，然而，锡也使她的耳朵极端敏感。烟幕手又举起了双棍。纹怒吼一声，从鹅卵石地面上拉起一把铸币，朝烟幕手猛推过去。当然，牵拉师把钱币朝自己拉了过来。铸币砸在他的盾牌上，弹了出去。在铸币落地前，纹小心地推着一枚铸币，使它落在牵拉师后面。

那人放下盾牌，根本没注意到纹操纵的那枚铸币。纹猛地把那枚铸币拉向自己，铸币射进牵拉师的后背，他一声没吭地倒了下去。

四个了。

一切都静止下来。向她跑来的蛮力士停下了脚步，烟幕手也放下了手杖。他们没了掷币者和牵拉师，没有人能推拉金属，而纹却站在一地的铸币中间。要是她用上这些铸币，就算是蛮力士也会很快一败涂地。她要做的只是推拉铸币。

另一枚铸币射穿了空气，是从跟踪者所在的屋顶射过来的。纹咒骂一声，伏下了身子。不过，那枚铸币没有打向她。它准确地击中了手持木棍的烟幕手的额头。那人仰面倒了下去，就此毙命。